



小豆儿

夏有志

北京出版社

小 立 儿

夏 有 志

北 京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少年朋友们，你听说过这种事儿吗：一个从未戴过红领巾的非队员，在寒假里突然当上了小队长。当小队长就当吧，他竟又帮助另一个非队员入了队，而且还在授巾大会上亲自给他戴上了红领巾。你大概一定不相信有这种事儿吧。可是不管你相不相信，这件事儿却真的发生了。

如果你有兴趣知道这个新鲜事儿的话，就请你在写完作业之后，读读这本书吧。相信只要你翻过一页两页之后，你一定会被这个有趣的故事吸引住的，会的。

小 豆 儿 夏 有 志

出 版：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)

发 行：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

印 刷：北 京 印 刷 三 厂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6.5 印张 101,000 字

1981 年 7 月 第 1 版

1981 年 7 月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：00001—44000 册

书 号：10071·325

定 价：0.43 元

<1>

小豆儿，不是黄豆绿豆的豆，这是五年级2班张宇的外号。他们班的男生，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外号：什么“葱头”啦，“兔子”啦，“耳朵”啦……彼此叫起来又开心，又亲热。

班主任沈老师说过好几次，要大家互相尊重，不要总是称呼外号，要叫大名。上课时大家听老师的话，倒还能憋着不叫外号，一下课，还有哪个男生管它呢。

你看王大康，圆圆的大脑袋，每当他爸爸给他理发时，就把他脑袋四周给推得光光溜溜，只在脑瓜顶上剩下一撮头发，多象个葱头！见了面，要是不叫几声“葱头”，不问一句：“葱头，今天几分钱一斤？”多不过瘾啊。

那个郅（tái）小雄，姓的姓就够别扭的，姓郅，姓个台不就得了？还偏偏加上个“β”。你再瞟一眼他的长相：一对扇风耳，出奇的显眼，当然得送个“耳朵先生”的雅号啦。

那么，为什么把张宇叫成“小豆儿”呢？原来他在一二年级时，长得又瘦又小，班里就数他个子矮，再加上那一对小绿豆眼，整天骨骨碌碌地转。就这么着，不知怎么一来，大家就叫开他“小豆儿”啦。叫顺了嘴，到了三年级，过了四年级，一直到了现在，大家还是叫他“小豆儿”。其实，他的个头可甯得不算慢呀，别说是超过了五六个男生，就连女生也开过了三四个呢（要知道，在小学时代，男生的个子要想超过女生，该有多难呀）。

别看张宇是小小的一粒豆儿，可是在班里谁也不敢惹他。因为他特别会打架。别人动起手来，都爱把拳头往对方的胸脯上擂，他可够“油”的，他先用脚去踹你，等你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防备他再踹时，他的拳头却耍了个花招，忽地一晃，噻，直直地对准了你的鼻子。嗨呀！要是真让他打中了，准会让你眼冒金花，鼻孔流血。

听说这几招拳术，是他们胡同里有名的“拳击大王”周三教给他的。班里的男生都怕小豆儿打拳，所以，每当跟小豆儿闹着玩，他要是打你两下的时候，一般是没人敢认真回击的，因为谁都想要鼻子、要眼睛呢！

小豆儿有个最大的特长，那就是玩起什么来，都比别人高一筹。

男孩子玩耍，有个特点，玩什么都爱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换花样。比方说，冬天，爱弹玻璃球儿；春天，爱放“屁帘”（风筝）；夏天，爱扇用纸叠的“方宝”、“三角”；秋天，爱逮蛐蛐儿。这几种玩意儿，小豆儿都是老手，玩的时候，他多是赢家。

小豆儿玩起来真是灵极了。先不说别的，就是冬天上学的路上，偶尔在马路上发现一条长长的薄冰，他也能来几下子绝的。别人顶多是哧溜哧溜滑几下，可他，会溜“飞燕儿”，会溜“老头儿钻被窝儿”。

就凭这几招，他在男生群里建立了公认的权威，谁也不敢轻视他，谁都想围着他。

他的作业要是没做，只要随便说一声：“谁的作业本借咱抄抄？”保准有人慌忙打开自己的书包，把作业本捧给他，到了学校，还替他保密。

特别是葱头和耳朵，更是和他形影不离，简直就象在他们中间有一层鳔胶，把三人粘得紧紧的。

不过，这都是四年级以前的事了，现在，当他们升入五年级以后，小豆儿在班里可就没份量了，变得快没人理啦。

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大家都认为自己大了，不该总是玩什么弹球、扇“三角”之类的玩意儿了，该干点正经事，该好好学习了，因为，再过一年，他们就

要小学毕业了。

男孩子也怪，说变就变了。看吧，老牌的非队员们，一个个都相继入队了，就连那蔫乎乎的葱头和那个顶不起眼的耳朵也入队了。特别是耳朵，每天早上，端端正正地戴着领巾，昂首挺胸地走在上学路上，好不神气！

这时，凡是正在争取入队和刚入队的人，连上学放学都不和小豆儿一块走了，因为这些人特别听沈老师的话。沈老师对他们说过好多次这样的话：“你们过去为什么进步慢？为什么散漫？就是受了张字的影响啊。从今以后，谁要想进步，谁就得下决心不和他来往。”

沈老师为什么这么恨小豆儿呢？这还得多叨唠几句。

小豆儿在上四年级时也要求过入队。那时，沈老师刚来这个班当班主任，一见面，小豆儿就觉得这位全校有名的厉害老师，对他挺客气，而且还似乎有点喜欢他。所以，沈老师刚来还没过五六天，小豆儿就歪歪扭扭、一笔一划地写了份入队申请书交给了沈老师。沈老师挺高兴，她对小豆儿说：“好，写得很好，这表明你还是有上进心的。不过，我刚来，对你还不了解，我得看看你的实际行动，对不对？”

看看就看看呗。小豆儿真的努力了，上课时不再玩东西了，作业也写得认真了，做值日时也不逃跑了。这样，过了一个星期，小豆儿想：该看得差不多了吧。谁想，沈老师却说：“你有了很大进步，我很高兴，不过，离一个少先队员的标准还有距离呀，你总不能带缺点入队啊，听说你有忽冷忽热的毛病……这样吧，再考验你一段时间，怎么样？”

老师说的话，当然有道理呀。小豆儿心里虽然着急，可是也只得耐着性子让老师来考验。

考验呀，考验呀，一连考验了半个学期，小豆儿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又去找沈老师。沈老师说：“这两个多月，你有了不小的进步，可是……。”小豆儿就怕听“可是”，偏偏沈老师又来了个“可是”，她说：“可是，你还有不少的毛病……这样吧，你再努一把力，争取‘六·一’儿童节发展你吧。”

小豆儿一听，心里这个高兴呀！可不是嘛，戴领巾可有了具体的日子啦。从沈老师办公室出来，他的脚下象装了弹簧，走起道儿来一蹦老高，他的嗓子眼直痒痒，老想大声唱它一阵子。

盼哪盼哪，好容易盼到了五月底，眼看那戴领巾的日子就要来到时，沈老师突然到医院生小孩儿去了，听说还是急诊，抢救了一天一夜才平安无事。

班上由教算术的黄老师临时做代理班主任。对于黄老师，小豆儿是很佩服的，人家黄老师讲课又明白又生动，作业判得也特别细心。这还不算，人家黄老师本事可大啦，特别是他领导的那个全市闻名的鼓号队，更是让小豆儿入迷得很呐。

黄老师好是好，就是太忙，一下课他就到鼓号队训练队员去了。是啊，黄老师的心都放在了鼓和号上，哪儿有心去找小豆儿谈入队的事儿呢，再说人家又是个临时班主任。

事有凑巧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周三的那个吉他，周三的那个录音机，周三的那几张内部电影票，一下子把小豆儿给吸引住了。

周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，受过处分也不在乎，不光会打架，还会跳交谊舞，什么都会，小豆儿跟他认识没几天，就被他给迷上了。

六月、七月、八月，三个月过去了。直到这学期开学，沈老师才回来上课。一见到小豆儿，她忽然想起“六·一”儿童节发展小豆儿入队的事，忙找来中队长宋小莉问：“怎么，张宇还没入队？”

“他？他还入队！”宋小莉嘴一撇，“都快成小流氓啦，为这个，他爸爸都快把他屁股打烂啦。”

“怎么？张宇真的变化这么大？”

“他本来就够戗，您刚来的时候不了解情况，宠着他。现在，怎么样？您刚一走，他就现原形了，骂人、打架，还偷家里的钱给周三买烟卷儿……”

沈老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过去她以为小豆儿只是淘气，没想到他这么坏。难道他递入队申请书，是假的？

事情就是这么巧，正在这时，小豆儿和周三一块被公安局抓走了。虽然当天晚上小豆儿就被放了回来，可是沈老师见到他总感到不舒服，说句心里话，她连想找小豆儿好好谈谈的心情都没了。是啊，看来这孩子不可救药了。

又过了些日子。一天放学后，沈老师去查看教室的门窗关牢没有，当她走到门口，忽然听到教室里传来怪腔怪调的歌儿：“美酒加咖啡，一杯接一杯……。”沈老师一怔，怎么，谁在唱黄色歌曲？她猛一拉门，啊！王大康、邰小雄几个男生正围着小豆儿在一句一句学唱呐。

好哇！张宇，你自己学坏不算，还要腐蚀你的同学！

打那天起，沈老师下决心把少先队活动搞起来，她准备把王大康、邰小雄拉过来，不能让他们再受张宇的影响。

于是，沈老师又进行家访，又找同学谈话，忙活了好一阵子。果然，那些同学都远远离开了小豆儿，

仿佛在小豆儿身上带有病菌似的。

这么一来，小豆儿突然变得孤单起来。上学路上，还是那条长长的薄冰，他右脚着冰，左腿向后抬起，滑了个标准的“飞燕儿”，可是葱头路过这里时，连眼皮都不抬就走过去了；他又溜了个“老头儿钻被窝儿”，嘻，那位耳朵，连眼睛都不斜一下，昂着头，挺着胸也走过去了。小豆儿的周围只剩下一群一二年级的毛孩子。这些孩子算什么！有一两个的鼻子下面还拖着鼻涕条儿呢……唉！

小豆儿闷极了，放学后就只好去找周三玩。是啊，现在只有他是自己的知己了。见小豆儿来了，周三就递给他一支烟卷，说：“怎么，那个姓沈的让同学们都不理你，是吗？嗨，这有什么可难过的，没人跟你玩，怕什么，闷了，你只管来找咱哥儿们，保你玩得痛快。再说入个什么队呀，我就没入过队，现在我还不是过得挺好。得啦，别不高兴了，入那破玩意儿有个屁用……。”

周三给的烟，小豆儿没抽，可是他的话，却挺解人心烦的。小豆儿想：“是啊，在姓沈的这个班，我怕是真的入不上队了……哼，干脆，破罐破摔，痛快一天是一天得啦！”

正当这时，五2班的中队长宋小莉走了过来，她

狠狠地瞪了小豆儿一眼，一扭头，加快了脚步。

不知为什么，看见宋小莉拿眼睛瞪自己，小豆儿反而把烟卷举起来了，他故意大声说：

“三哥，借火使使，我的烟瘾上来啦！”

点着烟后，他学着周三的样子，猛吸了几大口，呛得他大声地咳嗽起来……。

< 2 >

葱头喘吁吁地跑来找小豆儿，对他说：“小豆儿，快……快去，兔子让我来叫你，快……快去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咱们班和五3班赛足……足球，咱们已经输……输了一个球……球啦。”

一听输了，小豆儿二话没说，把烟卷往地下一扔，拔腿就跑。

当他和葱头跑到操场上时，他忽然放慢了脚步，故意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两个足球队正在交换场地，下半场比赛快开始了。

小豆儿往摆在操场中央的小黑板上一眺，嘿，1：0，2班果然输了一个球！



不知为什么，小豆儿心里觉得一阵快意，他心里说：“怎么不多输几个，多输几个才解气呢！”

兔子——杨小光，是中队委兼军体委员，见小豆儿来了，忙对裁判员——五1班的军体委员喊：“裁判，换人，换人！”

场上的，场外的，凡是五2班的男生，都跑过来，把小豆儿围在了中间。

小豆儿的下巴颏翘起来了，他说：“都少和我接近，省得影响了你们的进步！”

“嚯，小豆儿拿起糖来啦！”

“求求你了，小豆儿……。”

“你也是五2班的，咱班输了，你也不光彩呀。”

七嘴八舌的话，使小豆儿拿不住劲儿啦，而且已经有人来扒他的衣服了……啊，几个月来，小豆儿快忘记的热乎劲儿，又来到了身边，小豆儿的心热了。他把皮帽子一甩，说：“五3班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下半场，少说也得灌他俩球！”

一听这话，五2班的人可兴奋极了。他们见小豆儿没穿球鞋，都纷纷脱自己的球鞋任他挑选，小豆儿选了几双都不合适：不是大得不跟脚，就是小得挤脚。最后，他索性站了起来说：“我就穿棉鞋踢吧。跟他们3班的踢球，用不着那么费事。”

“嚯——！”

裁判员的哨声，下了“驱逐令”，凡是不上场的人只好走开。这时，杨小光走到小豆儿跟前说：“小豆儿，这回就瞧你的啦。注意，我一得球，你就往底线那儿溜，我把球传给你，你就射门，要狠射。”

“行啦，放心吧。”

“嚯——！”

又一声哨响，五3班在中线开球了。全场的小运动员就追逐着那个迷人的小球，飞跑起来。场外的人似乎比场内的人还着急，他们站在场外嗷嗷叫着，比比划划地指导着自己一方的球员。

五2班由于换上了小豆儿，士气大振，奔跑得比上半场更带劲儿了。真不知小豆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。

葱头和耳朵喊得嗓子都快哑了，他们早把沈老师不让他们跟小豆儿玩的话给忘到脑后了，只是一个劲地替小豆儿加油：

“小豆儿，快跑过去，快——！”

“小豆儿，带球过人，过他，过——他！”

场上的五2班球员，也都围绕着小豆儿施展技巧，差不多谁抢到球，都要传给他。他们相信小豆儿的踢球技术，就象相信小豆儿弹球、扇三角一样，他们

的耳边一直在响着小豆儿刚才说的那句话：“下半场少说也得灌他俩球！”

然而，事情并不象他们所预料的那样，小豆儿根本不懂得配合，他只是一个人在场上拚命奔跑。他非常卖力气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，哪儿有球，他就往哪儿跑。他一会儿成了左边锋，一会儿成了右边锋，一会儿“担任”中锋去冲锋陷阵，一会儿又身居“后卫”要职去堵截阻拦。

他成了满场飞！

杨小光大声地提醒他：“注意你的位置，别老跟着球瞎跑，战术，战术！”

小豆儿象是听不懂杨小光的话，他满脸是汗，头上冒着热气，嘴里喘着粗气，不停地向四面八方跑啊，跑……。

场外的耳朵急了：“还不如不把我换下来呢，小豆儿根本不懂战术配合，连二过一都不会！”

场外的葱头也急了：“都怨你们，平时你们练球，干吗不让他参加呀，平时不练配合，你让他现在配合什么呀！”

耳朵脸红脖子粗地反驳葱头：“赖我们呀？从球队一成立，沈老师就不同意要他。”

葱头蔫了：“反正，咱们是输定了！”

就在这时，就在这时啊，场外忽然响起一片喊声：

“小豆儿，沉着，过他，涮过他去！”

“小豆儿，别慌！”

“小豆儿，注意左边，有人来啦！”

耳朵和葱头顾不上争了，他俩张大眼睛往南边望去。哎呀！不知什么时候，小豆儿一个人正带着球往对方大门跟前跑呢。哎哟，我的天，小豆儿周围竟没有一个五3班的人！

“小豆儿，快，射门！”

“小豆儿，射门！”

现在，小豆儿的面前只有一个空空的大门框和那个惊慌失措的守门员啦。

“小豆儿，快，射门！”

“小豆儿，射门！”

小豆儿距离对方大门只剩下六、七来了！

五3班的守门员可吓傻了，他往前挪了两步，又犹豫不定地后退两步，最后，他竟呆呆地僵在那里一动不动了，他的两只眼直勾勾地盯着小豆儿的脚……。

……小豆儿离大门更近了，这时，全场忽地静了下来，什么都象停止了。

……小豆儿终于停住了球，举起右脚。嗖！

五3班的守门员，只见从小豆儿脚下飞过来一个